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喪服小記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注哀益衰敬彌多也虞

於寢附於祖廟疏

正義曰此論衰殺去杖之節也注正義曰案士虞禮虞於寢又案檀弓云

明日祔於祖是祔於祖廟也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注徒從也所

從亡則已音義

不為干偽反下妾為疏正義曰此經論君注大夫為庶子同

已之事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志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嫌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

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注如要經也音義

去昌起反下去

杖并注同經大結反要一遙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反下文要經注上至要皆同
喪服傳云首經大搨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杖大如經者謂如要經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

統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

者易輕者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

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

男首經女要經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經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要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

喪不能
變也

無事不辟廟門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音義

辟婢亦反徐扶

亦哭皆於其次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疏

正義曰此一經

論在殯無事之時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

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

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臯天子復諸侯

薨復曰臯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音義

如不知姓一本無知姓二

字

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

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旗也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臯天子復矣諸侯復曰臯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魯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婚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常稱氏矣注正

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
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注經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

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

同注經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

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葛皆兼服之注皆者皆上二事

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經上服之葛帶下

服之麻婦人則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

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
明前遭重喪後

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
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經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經帶同經
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
死之麻同經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
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葛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
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兼服葛也斬衰既虞
遭齊衰新喪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
經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經要仍服斬衰之麻帶婦人
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注正義曰知經
帶大小如此者案喪服傳云苴經大搗去五分一以為
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之經
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
經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經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
葛經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經帶同故云經俱七寸五分
寸之一所以然者就苴經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

分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
 就葛經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一故帶五寸二
 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經帶矣齊衰
 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經
 帶同大功首經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
 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經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
 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
 七十六也凡竿之法皆以五乘毋乘毋既訖約子餘分
 以為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
 也皆者皆上二事也者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
 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經上服
 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間傳篇
 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經故云
 則經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經下服之麻
 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
 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

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經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注報讀為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

音義

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得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

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
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
哀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
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

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音義

偕音皆令力呈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

虞祔及衣服之制也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云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

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注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為文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注祖不厭孫也大夫為

庶子大功音義

厭一安反徐於豔反下文注皆同

大夫不主士之喪注

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

子一等兼不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
為其庶子不為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
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妻故妾子為
母大功也今嫌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
而不厭降其孫矣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為三年也大
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尊
不得主之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注恩不能及音義

為子偽反下其妻為母之為妻

禱為庶母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為祖庶母皆同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喪服中慈母者父雖命為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為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為恩所不及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注以不貳降音義

降一本作

隆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

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後人生不相及之徒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案夫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

也疏

正義曰謂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

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為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主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

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
兄弟有為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
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

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為異居

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音義

見賢疏正義曰此一經
遍反明繼父同居異

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
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
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
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

大功之親後以其貨財為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為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為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為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既云皆無主後為同居則此子有子亦為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

門外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為主以對答弔

賓注正義曰案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案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

祔葬者不筮宅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

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

必以其昭穆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

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

廟而祔之中猶間也音義

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違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注人

莫敢卑其祖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者此謂祔祭也

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
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
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為
大夫士者也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
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
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
亦祔宗族之疏不為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
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
夫士不得輕親也妻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
之妾也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
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以其昭穆者
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
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
否則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者當為壇祔之耳後別
釋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
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

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

也所從亡則已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

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為妻禫注宗子之妻尊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

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內居廬之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

禫有不杖者案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為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為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為妻然父在為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篇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為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後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衰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為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注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緣為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

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

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為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為庶母後也為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為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為庶母後則亦可為祖庶母之後故云為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已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為後故呼已父之妾為祖庶母既為後亦服之三年如已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為已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注正義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註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

者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為子母也云
即庶子為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
為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為適母後者
故云即庶子為後謂為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
母之子今命之為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須
假父命之與適妻使為母子也云緣為慈母後之義父
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為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
為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為後之文也然緣喪服為母而
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已妾唯言後父妾者緣
已妾既可為慈亦可為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已
子後父妾於文難
明故特言之也

為父母妻長子禪注自所為禪者也音義

為父母于偽
反注自所為

下文則為其母子為妻下注恩
為已為之變為今死者皆同

疏

正義曰此一經鄭云
自所為禪者此一人

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
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
禫也但記
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

於孫止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
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

子自為其母也既非其正故惟子祭之而孫則否注正
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公五年謂
魯孝公之妻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宮考
成也成之為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妻以其子本
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為仲子之後故成之為
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
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為注此明不

得世祭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注言成人也婦人

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音義

冠古亂反

為殤後者以其

服服之注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

親之服服之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殤後者謂大宗子

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為後殤者之人而以殤者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注正義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者既不為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是據已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

如子為被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為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為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思故據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

則已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

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

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為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為其祖曾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為是

箭筈終喪三年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筈終喪之事前云惡筈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筈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為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

也疏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下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

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者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乘權而降在尊既為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麻屨以表恩無不同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注臨事去杖敬

也濯謂漑祭器也音義

濯大角反漑故代反

大祥吉服而筮尸注

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

曰大祥素縞麻衣音義

縞古疏老反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

服也練為小祥也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湏潔而視其洗濯也皆要經杖繩屨者為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經唯要有要經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擯者變服猶杖今執事

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賓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鼎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服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經杖繩屨故不云杖經屨注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問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注妾子父在厭也庶子

不以杖即位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音義

下適戶嫁反下

丁歷反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注祖不厭

孫孫得伸也音義

伸音申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

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為服外故徹奪之耳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如賀言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

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妻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為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於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子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為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為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為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妻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妻故也若妻次子既非冢嗣故亦同妻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

言即位如依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耳
答曰庶子為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
姑為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注君為之主弔臣恩
無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
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
衰注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

成服䟽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弔於異
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

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為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
代其臣之子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

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曰弔已臣則素弁環經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為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經耳檀弓已論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為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為重重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為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注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案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或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

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純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經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乃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

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

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音義

養羊尚反惡烏路反

非養者入主人

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注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

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

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

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注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之屬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各依文解之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

者不喪服為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已之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遂以主其喪者疾者既死無生後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主其死者之喪也非養至喪服者此謂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而死時來為主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今來為主則不易已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者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尊謂父兄也卑謂子弟也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養尊者必易已之喪服也若養卑者不變也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遂以主喪是必父兄之行也注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

時雖養死不得為主。今死得為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謂養者無親者也。病者若死，而此養者不得為主，既不得為主，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云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者，素猶本也。本有喪服，有前喪之服也。已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不易服也。云與素無服者異者，本無服，謂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者，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為其喪主者。鄭云：養者無

親於死者不得為主謂親族不得養其病朋友養之者又云有其親來為主謂親族也前云喪服者及其主喪則與素無服者同此明既死而往主即不易己之喪服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注女君適祖姑

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音義

適丁歷反疏正義下戶嫁反

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也云妾無妾祖姑者謂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妾祖姑故前文云士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女君可也注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故云女君適祖姑也妾與女君牲牢無文既云易牲故云下女君一等下女君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牲若女君特牲妾則特豚也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注親質不崇敬也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寢故

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不攝大夫者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也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為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

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為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為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為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為免如君故明之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

也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

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音義

省所領反下及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

送葬之事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為榮也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

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注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帛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禮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禮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屬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

也宮故殯宮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注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

者鮮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
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
哭於宮而後至墓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音義

為于偽反

下注猶來為下文

疏

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

為出母為夫杖同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為之次自

若常居於寢也不為之處門外為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與諸侯為兄弟者服

斬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

正義曰熊氏以為謂諸侯

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
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注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者

經云與諸侯為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為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為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義之服故明之云服斬也以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者鄭以經不云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故知客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為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為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為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為兄弟雖在他國仕為卿大夫得為舊君服斬異於尋常案下雜記云外宗為君大夫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為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諱周亦以為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誦而反以報之注報猶合也

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為經帶不絕

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音義

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誦邱勿反澡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

律上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疏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

糾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疏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

為經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

但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

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誦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

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嚮下又屈反嚮

上故云屈而反也屈嚮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注正義

曰謂合糾為繩賀殤云下殤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

婦人帶牡而經深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云深率治麻為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注謂舅姑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注妻為大夫夫為

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

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音義

從才用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

祭之事各依文解之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為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注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注適
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注姑不厭婦母為長
子削杖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
於子為已也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
一人杖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
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
為成人成人正杖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
節各隨文解之姑在為夫杖者

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
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
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
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
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為主則亦厭婦明
今姑雖為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
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
主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
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
能病也是為鄭學者則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
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
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
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
故賀循等以為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為主則不
杖其不為主而杖者唯姑在為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
必以為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

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為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為夫杖小記云母為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子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注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為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而笄猶男子之冠非復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

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

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總麻音義

報音赴下

同冠如字又古龍反下及注皆同

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

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注小功以下音義

為子偽反下注為人君為母下文為之小功皆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

而后免反哭注墓在西郊之外音義

比必利反

君弔雖不當

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

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音義

古

卯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總小功

反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總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

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
亦著免也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比反哭者皆冠
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
哭之時乃皆著冠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
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
者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
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
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
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
皆免者已君之來皆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
主人為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
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

親者亦免可知也。注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有故，不得疾虞者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為弔者，以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為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為弔也。

除殯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注殯無變文，不緦冠玄端黃。

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禪之服音義直朝

遙反下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成人也縞冠

文同

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

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注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緇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縵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禪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禪服是文不繁縵也故鄭注喪服云縵數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

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未純吉祭服也者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為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

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

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降踊襲經於東方者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為踊故袒既畢襲經於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經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經於東序東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襲免於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為東序東經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經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為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為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

在家也注正義曰凡奔喪者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云即位以下為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

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

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

如庶子庶婦也疏

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服庶婦小功而已注正義曰夫

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為舅後明知是夫有廢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

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
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為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
養他子為
後者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考證

杖大如絰注如要絰也○

臣召南

按有首絰有要絰鄭

恐人認為如首絰故明之

除喪者先重者疏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按文義祇當云不受輕服以字衍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注其餘及書銘則

同○

臣召南

按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賈疏云士長

三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

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檀弓孔疏引之。則周制銘之尺度不同，以復辭不同例之，則其書銘亦應不同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臣召南按：舅姑即夫之所生父母也。仍稱舅姑者，其辭窮也。猶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期，亦仍稱父母也。

疏：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為後家方昏者。○按：子出時謂子出繼時也。

為慈母後者○王氏曰為庶母為祖庶母後皆可謂既
是妻子此三母皆妻皆可以妻生之子為後

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
服服之○顧炎武曰殤無為人父之道而有為殤後
者此禮之變也謂大宗之子未及成人而殤取殤者
之兄弟若兄之子以為後則以為人後之服而服之
如父不以其殤而殺重大宗也若魯之閔公八歲而
薨僖為之後是已夫禮之制殤所以示長幼之節而

殺其恩也。大宗重則長幼之節輕，故殤之服而有時不異乎成人，不以宜殺之恩而虧尊祖之義。此所謂權也。若曰服其本服，云爾記何必言之而亦烏有為殤後者哉？臣召南按鄭此注非是，當云為殤後者即以為人後之服，服之此指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承幼主而為之後者，不可以尋常之殤例之。不然既名為殤，必無有為之後者也。顧說可謂確當。

久而不葬者，惟主喪者不除疏。庾云：謂昔主要記○臣

召南按庾云之下似有脫文以下文推之則解主喪者以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孫承重為祖即庾蔚之說也盧植謂其子孫皆不除則失之過蕭望之獨謂子則失之不及故皆不如庾說也昔主要記四字亦必有誤

庶子不以杖即位注下適子也○顧炎武曰古之為杖但以輔病而已其後以杖為主喪者之用喪無二主則無二杖故庶子不以杖即位又曰夫為妻杖則其

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雜記曰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父不主庶子之喪疏故大夫降庶子為其孫不降其父也○臣召南按當作而孫不降其父也而字譌為字又衍其字

陳器之道多陳之注疏而遺死者謂之就者○按當作凡遺死者謂之就器此文而字者字並誤

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顧炎武曰姑在為夫杖

必其無子也母為長子削杖必其無父也此二者皆無主之喪故婦人杖

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顧炎武曰無主則不成喪故女子子在室父母死而無男昆弟則女子杖其曰一人杖明無二杖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三考證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凡
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
者之先祖皆感大徽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
赤燥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

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

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音義

不王如字又于況反下同禘徒細反下同大微音泰下文注太祖大王皆同燔必遙反樞昌朱反紐

女九反拒俱甫反汁本又諸侯及其太祖注太祖受封作叶戶牒反汎配芳劒反

君也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注大事

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

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音義

省舊仙善反案爾雅云省即訓善息

靖反無煩改字祫徐音洽難乃旦反壇大丹反墠音善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

義各隨文解之此禘謂郊祭天也然郊天之祭唯王者
得行故云不王不禘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者此文具於小記於彼已釋之諸侯及其太祖者
太祖始封君也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太
祖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者省善
也于空也空祫謂無廟也大夫士知識劣於諸侯故無
始封之祖若此大夫士有勲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此
是識深故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
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高
祖也祭法云大夫三廟二壇顯考無廟雖是無廟而有
壇為祈禱而祭之今唯云及高祖是祫不及始祖以卑
故也然此對諸侯為言言支庶為大夫士者耳若適為
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是也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六百世若有
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太祖廟中徧祫太祖以下也注
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此禘謂祭天云王者

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者案師說引河圖云
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
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
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云蒼則靈威仰至
汁光紀者春秋緯文耀鉤文云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
之者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云蓋特尊
焉者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注引孝
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者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又引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證文王不特
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案祭法大夫二壇則大夫
無壇而此言壇者通言耳或通云上士二廟一
壇下士一廟無壇若有功當為壇而祫祭之也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於上帝祈於社設
奠於牧室注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牧室牧野之室

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先祖者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

執豆籩逡奔走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勸事也周頌曰逡

奔走在廟音義

逡息俊反注同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不以卑臨尊也注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

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音義

追王于況反亶于但反父音甫著知

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

反疏追王大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之

野武王之大事也者言牧野之戰是武王事之大者也
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哉於上帝者謂燔柴以告
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
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者上言告

祭既訖遂率領天下諸侯執豆籩疾奔走而往在廟祭
先祖於此之時乃追王大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
及文王昌等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
之尊也注正義曰知郊闕有館者遺人云凡國野十里
廬二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闕亦有館
舍鄭言此者證牧野有室云先祖者行主也者案曾子
問篇云古者師行必以遽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
祖此武王所載行主者也案周本記云載文王木主以
其成文王之業故不載遽廟主其社則在野外祭之故
不在牧室此社是土地之神故鄭云柴祈告天地也周
頌所云謂周公攝政之年祭清廟此經遂奔走謂武王
伐紂而還告廟其事不同引之者證奔走不異故引之
知執豆籩行還告廟者以此經上云柴祈設奠下云遂
率天下諸侯是柴祈禮畢故武成云丁未祀于周廟駿
奔走執豆籩而皇氏云為柴祈奠于牧室之時諸侯執
豆籩非此經文之次又與武成異其義非也案此武王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大王昌業合符后云文王立后
稷配天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與此不同者文王暫追
王耳號謚未定至武王時乃定之矣中庸云周公追王
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
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
所以追王者以子為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
由不必追王也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
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周語云先王不密武成
云先王建邦啟土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先祖
故通稱先王也契稱玄王與此同矣文王稱王早矣者
土無二王殷紂尚存即為早所以早稱王者案中候我
應云我稱非早一民固下注云一民心固臣下雖於時
為早於年為晚矣故周本記云文王受命六年立靈臺
布王號於時稱王九十六也故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
撫諸是也文王既稱王文王生雖稱王
號稱猶未定故武王追王乃定之耳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注治猶正也繆讀

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音義

禰本或作祢年禮反繆音木別彼列反下至其庶姓

別文注並同繆讀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因治親屬合族之禮叙昭穆之事

上治祖禰尊尊也者治猶正也上正治祖是尊其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者下正於子孫是親其親也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治昆弟者謂旁正昆弟邇遠疏也合族以食者言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所謂旁治昆弟也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者總結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言此三事皆分別之以禮義使人道義之理竭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注且先言

未遑餘事音義

聽體寧反與音預

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

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注功臣也存察也察存仁愛

也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

繆民莫得其死注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

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音義

贍本又作瞻食艷反紕匹

彌反徐孚夷反又方齊反繆音謬本或作謬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

始矣注人道謂此五事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注

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

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兵甲也衣服吉凶

之制也徽或作禕音義

量音亮注同正音征徽諦韋反
械尸戒反別彼列反稱尺證反

禕許韋反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

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注四者人道之

常音義

長長並丁丈反後除注
建者長並同別彼列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
聖人受命以臨天下

有不可變革及有可變革之事各隨文解之云所且先
者五謂聖人即位未遑餘事所且欲先行者而有五種

之事也。即下文一曰治親之屬是也。民不與焉者言此五事皆王者所急行。民不得干與焉言民未行也。以治親報功之事皆非民所行。故不得干與焉。一曰治親者此治親即鄉者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二曰報功者既已正親。故下又報於有所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緩於親親。故次治親。三曰舉賢者雖已報於有功。若巖穴有賢德之士。未有功者。舉而用之。報功宜急。此又次也。四曰使能者能謂有道藝既無功。德又非賢能而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也。輕於賢德。故次之。五曰存愛者存察也。愛仁也。治親報功舉賢使能為政既足。又宜察於民下側陋之中者。若有雖非賢能而有仁愛之心亦賞異之。五者一得於天下者謂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則民無有不足無有不闕。瞻者瞻是優足之餘也。五者一物純綯者謂此五事之中但有一事純綯則民莫得其死莫無也。言無得以理壽終而死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者人道

即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是以理相承順之道聖人
先以此為始故云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者此一經
至與民變革者也廣明損益之事並輕故可隨民與變
改革也權謂稱錘度謂大尺量謂斗斛也言始有天下
必宜造此物也考文章者考校也文章國之禮法也改
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
故用新隨寅丑子所損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
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
易之謂各隨所尚赤白黑也殊徽號者殊別也徽號旌
旗也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異器械者器謂
輅豆房俎禮樂之器也械謂戎路草路兵甲之屬也別
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貴則
降卑也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者結權度量以下諸
事是末故可變革與民為新亦示禮從我始也注正義
曰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是也云服色車馬也者謂
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車之與馬各用從所尚之正色

也云徽號旌旗之名也者謂周禮九旗是也然九旗之外又有小旌旗故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與此同也鄭引士喪禮云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頽末長終幅廣三寸是徽號與此

同矣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注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

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為子取而

自納焉音義

際音祭著知慮反為于偽反下相為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

名明男女有別之事各隨文辭之同姓從宗者同姓父
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合族屬者謂合聚族人親疎
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合族屬也異姓主
名治際會者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繫夫之
親主為母婦之名夫若為父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
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接
會合之事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若母婦之名著則男女
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淆亂凡姓族異者所以別異
人也猶萬物皆各有名以相分別天子賜姓賜氏諸侯
但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
卒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
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姚姚賜姓曰姚封舜之後於陳
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姚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
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

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姁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也故左傳云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桓十六年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

之生壽及朔又昭十九年左傳楚平王郢陽封人之女
奔之生太子建為太子建娶秦女而美平王自納之是
其淫亂之事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

婦道也注言母婦無昭穆於此統於夫耳母焉則尊之

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已倫以厚別也音義屬音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

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

令昭穆不明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

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音義

嫂本又作娣悉早反遠于萬反下同復扶又反

令力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注人治所以正人

音義

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言他姓婦人來嫁已族

婦之號也其夫屬乎父道者道由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已之父行者其妻皆即已之母行也故云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者謂其夫隨屬於已之子行者其妻皆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已伯叔之列即謂之為母也來嫁於已之子姪之行即謂之為婦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者此一經論兄弟之妻相稱謂之義凡子行之妻乃謂之為婦弟非子行其妻亦謂之婦者以兄弟同倫嫌相褻瀆弟雖非子行其妻同子行之妻謂之為婦欲卑遠之弟妻既得為婦號記者恐兄妻得為母號故記者明之云是嫂亦可謂之

母乎言嫂不可亦謂之為母也然弟妻既得為婦兄妻不可亦得為母者然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得謂之婦而嫂不可借子妻之名謂之為母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既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為母且弟妻既為婦兄妻又為母便是昆弟之倫翻為父子之例故嫂不可謂之為母而借嫂老之名以為兄妻之號也名謂母婦之名言得之則昭穆明夫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者也可得不慎之乎言湏慎名也注正義曰云母婦無昭穆於此者此謂己之族也言他姓之女或為婦或為母先無昭穆於己之親族云統於夫耳者言所以有母婦名者謂繫統於夫始有母婦之名也云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者謂之為母者則尊敬之謂之為婦者即卑遠之既尊卑懸絕明知非己之倫位所以厚重相分別之義也凡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既淫亂易生為無相分別也言不可者謂嫂不可為母也云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者謂之婦者弟妻

謂之嫂者兄妻在已之列謂兄弟之妻在已之倫列恐相褻瀆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云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者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不可也鄭注喪服亦云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其不可也故言乎以疑之是弟妻可借婦名是兄妻不可借母名與此注正合無相違也而皇氏引諸儒異同煩而不當無所用也云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者若男女尊卑隔絕相服成親義無混雜此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其成親為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所以疎遠之云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者以其全同路人思親不接故云遠於相見

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

矣注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

名音義

免音問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

姻可以通乎注問之也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五世而

無服姓氏所由生音義

戚十歷反單音丹昏姻如字

繫之以姓而弗

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注周之禮所建者長也姓正姓也始祖為正姓高祖為

庶姓繫之弗別謂若今宗室屬籍也周禮小史掌定繫

世辨昭穆音義

繫音計又戶計反別皇如字舊彼列反注及下同綴丁衛反連合也食音嗣定

繫戶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各
一音計依文解之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者四世謂

上至高祖以下至已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
報總麻是服盡於此故總麻服窮是四世也為親兄弟
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共承
高祖為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者謂共
承高祖之父者也言服祖免而無正服殺同姓也六
世親屬竭矣者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也言不服祖免同
姓而已故云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者此作記之人
以殷人五世以後可以通婚故將殷法以問於周云周
家五世以後庶姓別異於上與高祖不同各為氏族不
共高祖別自為宗是別於上也而戚單於下者戚親也
單盡也謂四從兄弟恩親盡於下各自為宗不相尊敬
庶衆也高祖以外人轉廣遠分姓衆多故曰庶姓也高
祖以上復為五宗也婚姻可以通乎問者既見姓別
親盡雖是周家婚姻無可以通乎問其可通與否前文

記者以殷法而問周此經記者以周法而答問言周法
婚姻不可通也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周法雖庶姓別於
上而有世繫連繫之以本姓而不分別若姬氏姜氏太
宗百世不改也綴之以食而弗殊者連綴族人以飲食
之禮而不殊異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言雖相去百世
而婚姻不得通周道然也者言周道如此異於殷也是
不許問者之辭也注正義曰問之者是記者以殷法而
問周五世後昏姻可以通否云玄孫之子姓別於高祖
者玄孫與高祖服屬仍同其姓與高祖不異玄孫之子
則四從兄弟承高祖父之後至已五世而無服各事小
宗因字因官為氏不同高祖之父是庶姓別於上庶姓
為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云姓氏所由生者據五世無
服不相稟承各為氏姓故云姓氏所由生姓正姓者對
氏族為正姓也云始祖為正姓者若炎帝姓姜黃帝姓
姬周姓姬本於黃帝齊姓姜本於炎帝宋姓子本於契
是始祖為正姓也云高祖為庶姓者若魯之三桓慶父

叔牙季友之後及鄭之七穆子游子國之後為游氏國氏之等云若今宗室屬籍也者以漢之同宗有屬籍則周家繫之以姓是也云小史掌定繫世者周禮小史之官掌定帝繫世本知世代昭穆故云定繫世辨昭穆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

長幼六曰從服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

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子嫁者及在室者長

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

音義

夫為妻于偽反下至其義然也注皆同

疏

正義曰此經明服術之制也一曰親親者父母為首

次以妻子伯叔二曰尊尊者君為首次以公卿大夫三曰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并弟婦兄嫂之屬也四曰出

入者若女子子在室為入適人為出及出繼為人後者也五曰長幼者長謂成人幼為諸殤六曰從服者即下從服有六等是也注正義曰案從服有六略舉夫妻相為而言之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注子為母之黨有徒從注臣為君之

黨有從有服而無服注公子為其妻之父母有從無服

而有服注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注

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注公子之妻為其皇姑疏

正義曰從服有六者從術之中別有六種有屬從一也屬謂親屬以其親屬為其支黨鄭云子為母之黨是也鄭舉一條耳妻從夫夫從妻並是也有徒從二也徒空也與彼無親空服彼之支黨鄭云臣為君之黨鄭亦畧

舉一條妻為夫之君妾為女君之黨庶子為君母之親
子為母之君母並是也有從有服而無服三也鄭引服
問篇云公子為其妻之父母其妻為本生父母期而公
子為君所厭不得服從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是從有
服而無服嫂叔無服亦是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四也鄭
亦引服問篇云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也公子被
君厭為已外親無服而妻猶服之是從無服而有服弟
姒亦是也有從重而輕五也鄭引服問篇云夫為妻之
父母妻自為其父母期為重夫從妻服之三月為輕是
從重而輕也舅之子亦是也有從輕而重六也鄭引服
問云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為君所厭自為
其母練冠是輕其妻猶為服期是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
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注自猶用也率

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

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然如是也音義

上時掌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祖禰仁義之事也自用也仁恩也

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云名曰輕也自

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者義主斷割用義循

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云名曰重

也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者言恩之與義於祖與父母互

有輕重若義則祖重而父母輕若仁則父母重而祖輕

一輕一重義宜也然如是也言人情道理宜合如是祖

是尊嚴以上漸宜合輕父為恩愛漸近宜合重故云其

義然也故鄭云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衰言

其事合宜如此矣案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

本應總麻小功而進以齊衰踰數等之服豈非為尊重

而然也至親以期斷而父母加
三年寧不為恩深故亦然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君恩可

以下施而族人皆臣也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自戚於

君位謂齒列也所以尊君別嫌也音義

別彼疏正義曰
列反此一經

明人君既尊族人不以戚戚君明君有絕宗之道也合
族者言設族食燕飲有合會族人之道既管領族人族
人不得以其戚屬上戚於君位皆不得以父兄子弟之
親上親君位也注正義曰不敢計已親戚與君齒列是
尊君也兄弟親屬多有篡代之
嫌令遠自卑退是殊別嫌疑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注明猶尊也一統焉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

相序音義

為于偽反下為其士注死為之為其妻為之大功不相為皆同辟音避

別子為

祖注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

別為宗注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

也音義

適丁歷反下文及注皆同

繼禰者為小宗注父之適也兄弟

尊之謂之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

敬宗尊祖之義也注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

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

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

大宗凡五疏

正義曰上經論人君絕宗此一節論卿大夫以下繼屬小宗大宗之義各依文解之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者案小記云庶子不祭祖下文云不祭禰此直云不祭者嫌祖禰俱不祭但小記辨明上

士下士故有不祭祖不祭禰之文此則總而言之故直云不祭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祭祖也者案小記云

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斬則三年與此一也小記文詳故云不繼祖與禰此文簡畧故直云不繼祖也

其義具在小記已備釋之別子為祖者前既云明其宗故此以下廣陳五宗義也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諸侯

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而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先君
故云別子並為其後世之始祖故云為祖也繼別為宗
者謂別子之適子世繼別子為大宗也族人與之為絕
族者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繼禰者為小
宗者謂父之適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以
本親之服服之有百至義也者此一經履說大宗小宗
之義并明敬宗所以尊祖也云有百世不遷之宗者謂
大宗也云有五世則遷之宗者謂小宗也云百世不遷
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
也此履明大宗子百世不遷之義也云宗其繼高祖者
五世則遷者也此履明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云尊祖故
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者此總結大宗小宗以大宗是
遠祖之正體小宗是高祖之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
所以敬宗子者尊崇先祖之義也注正義曰別子謂公
子者諸侯適子繼世為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
侯之子故謂之別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

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別子以其別於在本國不來者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者解經宗其繼別子之文以是別子適子適孫世世繼別子故云別子之世適經云別子之所自出者自由也謂別子所自出或由此君而出或由他國而來後世子孫恒繼此別子故云繼別子之所自出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者以前文云繼禰者為小宗是小宗定稱在於繼禰今此經云宗其繼高祖者緣無小宗之文故云繼高祖者亦小宗也云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者鄭以經繼高祖為小宗何以前文先云繼禰者為小宗鄭釋此意先云繼禰者又承上繼別為大宗之下則從別子言之別子子者別子之適子弟之子為別子適子之弟所生子也弟則是禰其長子則是小宗故云繼禰為小宗因別子而言也云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者鄭以此經文宗其繼高祖者上文云繼禰為小宗是

高祖與禰皆有繼文唯曾祖及祖無繼文故云明曾祖

亦有也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者小宗四謂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為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為宗三是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為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為宗是小宗四并繼別子之大宗凡五宗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注公子有此三事也公子謂先君之

子今君昆弟疏

正義曰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有小宗以相繼屬此經明諸侯之子身是

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不可無人主領之義各依文解之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君無適昆弟遣庶兄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有小宗而無大宗有大宗而無小宗者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是有大宗而無小宗也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唯一無他公子可為宗是有無宗

亦無他公子來宗於已是亦莫之宗也公子是也言公子有此三事他人無唯公子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注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所宗者適則如

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為其妻齊衰三月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

服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音義

唯已音紀疏正義

曰此一節覆說上公子宗道之意也公子有宗道一句為下起文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為宗敬之道公子之

公者公君也謂公子之君是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則君之庶兄弟為士大夫所謂公子者也宗其士大夫之適者言君為此公子士大夫庶者宗其士大夫適者謂立公子適者士大夫之兄與庶公子為宗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也此適者即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公子之宗道也者言此適公子為庶公子宗是公子宗道結上公子有宗道文也注正義曰云公子不得宗君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云君命適昆弟為之宗使之宗之者公子既不得宗君其公子宗親之事無人主領故君命適兄弟為之宗使宗領之也云所宗者適則如大宗死為之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者以經文公子既有小宗大宗故知適者如大宗庶者如小宗云則如大宗者大宗之正本是別子之適今公子為大宗謂禮如之耳非正大宗故云如也死為齊衰九月者以君在厭降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為大宗故齊衰與君同母故云其母則小君也云

為其妻齊衰三月者同喪宗子之妻也既立適為大宗則不復立庶為小宗前經所謂有大宗而無小宗是也云無適而宗庶則如小宗死為之大功九月其母妻無服者此則庶子為宗禮如小宗與尋常兄弟相為君在厭降一等故死為之大功九月母則庶母妻則兄弟之妻故無服也既無適子可立但立庶子為小宗前文所謂有小宗而無大宗者也云公子唯已而已則無所宗亦莫之宗者無所宗則前經云有無宗也亦莫之宗者則前經云亦莫之宗鄭於此注遙釋前耳

絕族無移服注族昆弟之子不相為服音義

移本或作施同以致

反移猶親者屬也注有親者服各以其屬親疏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親盡則無服有親則有服絕族者謂三從兄弟同高祖者族兄弟總麻族兄弟之子及四從兄弟為族

屬既絕者無移服在旁而及曰移言不延移及之親者屬也者謂有親者各以屬而為之服故云親者屬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
禰是故人道親親也注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
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
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
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
俗刑然後樂注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孝經曰孝
莫大於嚴父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音義

中罰

丁仲反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注斁厭也

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

之人樂之無厭也音義

斁音亦厭於豔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人道親親從

親親以至尊祖由尊祖故敬宗以收族人故宗廟嚴社

稷重乃至禮俗成天下顯樂而無厭倦各依文解之自

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禘

者前文已具此重說之者前文論服之輕重故云一輕

一重此論親親之道故先親親而後尊祖故云親親不

言輕重也親親故尊祖者以已上親於親親亦上親于

祖以次相親去已高遠故云尊祖尊祖故敬宗者祖既

高遠無由可尊宗是祖之正省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

族人既敬宗子宗子故收族人故喪服傳云大宗收族

者也是其事收族故宗廟嚴者若族人散亂骨肉乖離

則宗廟祭享不嚴肅也若收之則親族不散昭穆有倫
則宗廟之所以尊嚴也宗廟嚴故重社稷者此以下並
立宗之功也始周家邦終於四海若能先嚴宗廟則後
於社稷保重也重社稷故愛百姓者百姓百官也既有
社稷可重故有百官可愛也愛百姓故刑罰中者百官
當職更相匡輔則無淫刑濫罰刑罰所以皆得中也刑
罰中故庶民安者上無淫刑濫罰故庶民安也庶民安
故財用足者民皆手足有所措各安其業故財用得足
也財用足故百志成者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既天下皆
足所以君及民人百志成是謂倉廩實知禮節衣食
足知榮辱也百志成故禮俗刑者刑亦成也天下既足
百志又成則禮節風俗於是而成所以太平告功成也
禮俗刑然後樂者樂謂不厭也禮俗既成所以長為民
庶所樂而不厭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
也者此周頌清廟之篇祀文王之廟美文王之功言文
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言光顯矣文王豈不承先父之業

乎言承之矣無數於人斯數厭也大王之德既能如此
無見厭於人謂人無厭倦之者斯語辭也今尊祖敬宗
人皆願樂亦無厭倦故云此之謂也謂與文王相似矣
詩箋云周公祭清廟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
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與此注不
同者禮注在前詩箋在後故詩有與禮注不同故鄭答
晁模云
然也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考證

大傳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注文王稱王早矣

云云○

臣召南

按謂文王及身受命稱王者漢儒之

誣也此文明言追王足以正之但與中庸亦微有異據中庸則追王文王者武王之事追王太王王季者周公之事非同在一時也據此經則並在武王克商時矣孔疏謂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說尤為無謂

蓋此經順便總言中庸又分叙次第耳

改正朔疏隨寅丑子所損也○損字當作建

異器械疏器謂韜豆房俎○韜字當作揭

同姓從宗合族屬疏凡賜氏族者此為卿乃賜○此字當作必

又疏若子孫若為卿其君不賜族○按當作若子孫雖為卿刊本誤耳

五曰長幼疏幼為諸殤○為當作謂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注疏○王氏曰詳注意以十一字為句然位也當自為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臣召南按後文公子有宗道疏云公子不得宗君者君尊族人不敢以戚君故不得宗君也是疏讀亦從君字絕句詳味注意不得以父兄子弟之親句自戚於君句位謂齒列也句亦自可讀但本疏意自連十一字為句耳

愛百姓故刑罰中云云○臣召南

按此下極言宗法之

善足以化民成俗而登至治非泛言政教也孔疏太
迂

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注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
承成先人之業乎云云疏詩箋云云○臣召南按清

廟之詩周公所作以歌詠文王之德也此注言文王
之德甚顯甚承於義甚確詩箋乃云周公祭清廟是
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志則周公作詩乃以自
贊有是理乎鄭箋詩雖在注禮之後然其說不及此

注遠矣

禮記注疏卷三十四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四行疏及除脫之義刊本監本毛
本除訛餘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六行疏直經刊本直訛首前七行同今
並改

後六行注皆上二事也下脫兼服之謂服麻又服
葛也十字又七行其故帶也下脫所謂易服易
輕者八字字據毛本補

第五頁前六行疏而待哀殺也刊本待字下衍齊

金史四庫全書
字哀訛衰今刪改

第九頁前二行疏祖之兄弟也刊本祖訛祔今改
前五行疏若夫祖無妾刊本夫訛太今改

第十頁後八行疏三條也者刊本三條訛云即據
宋本改

第十二頁前六行疏而宗不可絕刊本不訛大今
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疏不得持即位刊本持訛持據

毛本改

第十六頁後一行疏國君於其臣弁經刊本弁訛

皮今改

第十九頁後八行疏而省納之可也者刊本納訛

約今改

卷三十四第三頁後一行疏乃追王大王名亶父

者刊本父訛交今改

第四頁前四行疏父為士刊本土訛上今改

第八頁前六行疏若子孫不為卿刊本不訛若今

改

第十四頁前五行疏有合會族人之道諸本會訛

食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五行疏以前經明卿大夫士有大宗

諸本士有訛小宗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前五行疏鄭於此注遙釋前耳諸本遙

訛宗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 臣 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 臣 許兆椿

謄錄貢生 臣 王嘉稷

謄錄監生 臣 徐繩玉